

遂溪縣志卷十一

遂溪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

昔太史公作禮樂諸書而不及藝文有之自班氏始厥後郡邑志多因之蓋文以載道亦以紀事故孔聖論禮徵獻亦必徵文古人欲盛事留傳往往銘之鼎鐘鐫諸碑碣然石有時以泐金有時以銷而文藝載諸簡編轉可傳之久遠茲特將前志所錄並採邑中藝文凡有關於政治民生切於境內景物時事者都爲一卷以備參考焉志藝文

藝文志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封陳侯文玉威德王誥

宋熙寧九年

朕詔天下凡天下川谷之神能出雲雨殖財用有功烈於民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遍加隆命以褒顯之惟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便民之求如應影響守臣列狀朕嘉焉論德報功寵錫王爵俾民奉事不懈益恭宜特封威德王

增封威德昭顯王誥

宋乾道三年

朕上接三神下賓羣祀所憑在德方致力於幽明一視同仁顧何殊於遠邇雷顯饗廟食普天所覆共昭奮豫之功服嶺以南獨著盛陽之德糾陰兵

而剪寇沛時雨以利農考觀民言灼見洪佑茲躋
登於顯號以發詡於靈威尙迪休光永承燕享可
特封威德昭顯廣佑王

增封威德昭顯廣佑王誥

慶元三年

惟王英聲赫奕聰德昭融駕彼雙龍咸沾普天之
澤播厥百穀茂臻樂歲之功再加褒字之崇爰襲
王封之舊祇承榮渥益衍嘉祥可特封威德昭顯
廣佑王

錫御史陳貞豫敕命

明洪熙元年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

綱而勵風俗以弼成國家之治非得剛方正直之
士曷以克稱爾文林郎都察院交趾道監察御史
陳貞豫發身胄監典司憲紀亦已有年克著勞勩
茲特錫之敕命以示褒榮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
職在明大體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
壯爾志堅爾守毋私於法毋撓於勢毋訐以爲直
苛以爲能明以燭之修而不懈尙有顯爵以待爾
成欽哉

贈御史父陳漢隆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朕惟人子者孰不欲顯報其

親故子之賢而能宣力効職者朝廷必推恩報之
所以顯親之心而勸天下之爲孝者也爾都察院
交趾道監察御史陳貞豫故父漢隆善裕於躬慶
延於後是致有令子効用於朝推厥本原宜錫褒
顯今特贈爾爲文林郎都察院交趾道監察御史
靈其不昧尙其欽承

封御史母鄧氏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國家茂推恩之典以寵任事
之臣其能盡心於職務者則必榮及其親所以示
褒嘉而勵忠孝也爾都察院交趾道監察御史陳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貞豫母鄧氏慈惠善柔著於閨闈是以令子克舉
其官茲特封爾爲大孺人祇服榮恩益隆壽祿

封御史妻馮氏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朕惟人臣効勞於國推本於
父母盖亦有伉儷內助之力也故推而下必及之
爾都察院交趾道監察御史陳貞豫妻馮氏克盡
閨道以相其夫用能盡心於所職朕用嘉之茲特
封爾爲孺人服此榮恩永光閨闈欽哉

按二公勲名顯著特詳錄誥文自後邑內封贈
文頗多不復一一登載

靈山雷廟記

祥符二年

吳千仞

夫記者所以直書其事以爲後人所聞知也故物有奇異之狀事有殊恠之由然則雷廟也者所謂奇異殊恠者也按州之二里英靈村有居民陳氏無子嘗捕獵家有異犬九耳而靈凡將獵卜其犬耳動者所獲數亦如之偶一日九耳齊動陳氏曰今日必大獲矣召集鄰里共獵旣抵原野間有叢棘深密犬圍繞驚匝不出獵者相與伐木獲一卵圍尺餘携而歸置之倉屋良久片雲忽作四野陰沉迅雷震電將欲擊其家陳氏畏懼抱其卵置之

庭中雷乃霹靂而開得一男子兩手皆有異文左曰雷右曰州雨止後陳氏禱天而養之旣長鄉人謂之雷種至大建二年領鄉舉繼登黃甲賦性聰明功業冠世授州守刺史之職陳文玉是也歿後神化赫奕震霹一方郡民就州之西南隅中置立廟堂三間塑雷神十二軀應十二方位各飾神冠執劍刀斧鉞之類至於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輪鼓電火各以板圖像列於廟間春秋刺史躬祀至乾化二年八月十六夜颶風大作廟堂忽失二大樑訪尋莫知所在有地名英榜山原立石神去州五

里許時有軍士入山採木忽見二大樑在石神之西因申州尚書率官吏詣其所驗之乃廟堂所失之樑也焉知神托風雨遷移若有擇地而居州謂其靈異構材連石神造廟宇自是神靈益顯官吏祈禱應如影響犯神必死求者必應廟宇有活鷄活羊蓋祈禱之所捨也爲狸虎所捕至旦而狸虎皆暴死於廟前州之頑蠢者假修廟之名入各鄉村乞錢糧未入手就其所在皆自絞其手號呼痛楚直抵神廟其家聞之匍匐隨至問之卽曰我假大王之名勾錢於人今爲大王使者束縛鞭拷速

爲救我不然當死其家急以大牲致祭命僧道誦經謝過始得釋廟人夜宿廟中天將明廟門忽開有車蓋侍衛直上抵正殿廟人驚惶謂刺史到廟奔走迎迓忽爾不見其靈顯如此左右田家俱各畏懼少有所逆遂至亡命乃議就廟之東北置立佛殿祭祀雜以經文爲獻冀神威化爲慈由是威猛差減後佛殿勅額爲廣濟禪寺至僞漢大有庚子歲正月十五夜廟門井中忽音樂振作入抵廟正殿詰旦廟令陳延長以申州知州封尚書率官吏詣廟見有神龍行跡鱗爪印地遺流涎沫直上

正殿久而不散尚書具由奏聞是年八月上命差
內班薛譽就州重修廟堂增置兩廟兩門三門始
封爲靈震王而石神封廟內土地其重修時擬遷
石神於西而正殿居東使人舁其石推而不動遂
鑿其根愈掘愈深乃知神靈不許遷動於是正殿
仍居西也至大寶乙巳歲命重賜冠帶牙笏衣帳
祭器若干件祥符二年記

百丈橋記

李仲光

雷陽多沃壤城東良田彌望數千頃直北半舍爲
特侶塘周廣四十里受山溪之水而不溢也乾道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間郡守戴公之邵從而匯之以便灌溉築爲堤岸
於其上剏爲八橋以濟行者然循是堤往來不如
捷出之徑故民間又建橋於中流以便負販號曰
百丈橋歲久橋壞嘉定十六年太守陳斌復命報
恩寺僧妙應卽其舊而新之乃緣化人間功苦食
淡晝作夜息率其徒五十餘輩巧者運謀壯者竭
力伐石海山水航陸負肩頰足鹽人不告勞經始
於癸未告成於甲申周歲乃竣事成橋五十丈南
北堤道各半之糜錢一百餘萬而畚鍤之具飲食
之資與夫募工之費皆取辦焉官無廢錙民無橫

歛而工已集矣越明年予分教南來妙應踳踏而前曰橋雖成未有述者願藉斯文傳之不朽詰其巔末則戚然曰是橋經始馮氏又葺於真空妙湛師後圯壞郡司馬趙公伯獻俾鄉人陳師正經之盖昔之爰度者三矣以地勢沮治牛羊弗禁乃壞於成倘辱惠貺願志其難苦以詔來者俾蠹者之歆者扶之苟利及無邊志願足矣予惟斯橋而敗壞而葺舉事者凡四而三成於緇流意其以利物爲方便故不憚勞以堅固爲定力故不輟無妻孥之累故不營已私持報應之說故

弊其用心也一故大者倡小者和不待勸有不爲爲之而成成而速推是心以往將可爲余病乎世之逐利者爲之難舍之易士大夫旦有以難易動心者故其學誠未易言而特書之云

新收遂溪學田記

天順八年

周孔孫

海濱之邑多曠土荒野東南十餘地名那頓早田一局公私無涉力農墾耕成田鄧萬英圖爲業包買陳益宗田於其南稅止一丈改二坵爲二段而並吞之陳蘭卿素知鄧之冒食政和戊辰復

求吳應丙荒田於其北承稅僅

小江廣包巧計而奪之陳訟於邑

尹孫從仕職問於是履畝正界勘

鄧所置之田各招准業外新墾田

至嶺脊西至大江接連小江南

示那頓射並鄧元鳳等北至

頓射荒田車路小江爲界未墾

在焉東抵西三百餘丈南距北五

官時會僉憲張公亞中偕掾陳時成

前田 學縣尹孫逢辰欣然行命典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贊成命教諭殷槐鄉募佃派租歲不

視昔綽如也士旣得其養矣

其志以應科舉之明詔毋但爲養

毋忘乎養士之當道曰養士者誰僉憲是

渠隄記

嘉靖四年

薛直夫

東洋之田雲連萬頃東南有海潮之害西北有湖

塘之利海潮田之螟螣也湖塘田之膏雨也去其

螟螣施其膏雨何戴二公之遺愛也至今民歌頌

之不能忘然頌何公者則專濬渠頌戴公者則專

築堤是二公於斯二者有偏重耶余嘗原其故然

後知二公切於愛民宜無所不用心也戴公堤岸之築實乾道五年先是紹興年間經歷司嘗委簿修築矣故公則專意鑿渠以通水利自紹興至乾道方十二年何公兩渠尙爾通流而胡簿堤岸卑而且小歲久寢壞故戴公胡簿堤岸之外別築一堤今胡簿堤岸尙存而戴公堤岸非惟高數倍而濱海斥鹵之地在胡簿岸之外增有公渠而無戴公堤則螟有戴公堤而無何公渠則膏前有何公以濟其利後有戴

洋萬頃得成良田厥有由也今以海之堤有三自通明市路沿海而南北岸計八千八百丈五尺自擎嘉禾渡至楊消港北岸一萬自嘉禾渡南岸投東至那涌丈西北瀦水之塘有二北曰特侶導河西南以至南閘計二湖導河而東以至東橋計七百九此堤岸河渠之大畧也堤岸主之統塘長堤岸稍有損壞爲統管者能拘

築之河渠稍有湮塞爲塘長者能率用水戶以開
浚之興利除害雖千載如一日也設爲統管者徇
私廢公而堤之損者不築爲塘長者僥倖更替而
渠之塞者不浚積而至於歷年之久郡縣行移勞
民動眾皆統管塘長不能任責之故也今兩渠各
已流通疏導亦易爲利捍海之堤僻在東南隅縣
官未嘗親歷統管視爲細故合無定爲規約自今
堤岸已築閘竇已通之後責令諸統管認地分各
任已責如將來或鹹潮衝入被害之人指定申州
委官點視將分地統管重新號令籍沒其家產以

謝被害之家今堤岸統管特侶塘長並合仍舊惟
西湖一渠自閘下至東橋湮塞七十餘年舊跡不
存近方開浚專委進士學正王應容充塘長三年
一替其下次亦委南門外士友或上戶近便朝夕
究心以爲永久之計今慮其將來無所稽考乃聚
其築修始末地里丈尺以便後之仁人君子見云

乞罷採珠疏

林 富

爲乞罷採珠以蘇民困以光聖德事官何爲以此
時而議採珠也何不以珠之不可採告之陛下也
盖珠有不可採者三一曰理二曰勢三曰時不可

採而不採陛下之心也知其不可採而不爲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聞之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夫不害有益無益且不可作也不賤用物異物且不可貴也但無益之作未有不害有益者異物之貴未有不賤用物者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聖人審輕重之理終不以此而易彼也故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淵正爲此耳且自有珠池以來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舉天順年曾一行之至宏治年始一行之至正德年始又一行之夫祖宗時非不用珠也而以爲無則不必用耳非不採珠也而以爲不可採則止耳陛下法堯舜法祖宗而偶不得推類於此必有大不當於陛下之心者此臣所以斷之以理而知其不可採者一也且珠之爲物也一採之後數年而始生又數年而始長又數年而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自天順至宏治十二年珠以成故得之頗多又自宏治至正德九年珠半老故得之稍多自正德至嘉靖五年珠尙嫩少故得之少今止隔二年尙未生長恐少亦不可得也五年之役病死者幾人溺死者幾人而得珠幾何

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也此臣所以度之以勢而知其不可採者二也臣又體得廣西地方盜賊縱橫猺獞盤據田土荒落調度頻煩凡宗室祿米官軍俸糧大半仰給於廣東近者斯田之役其取之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廣東者廣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則人命危矣口今嶺東嶺西兩道地方所在饑民告急待哺申訴紛紜盜賊乘間竊發饋餉日贍不暇而廣西猺獞萬一靡寧則調發轉輸又未有息肩之期而於此時復以採珠坐令某府某縣派銀若干千兩某府

某縣派夫若干千名某府縣派船若干百隻誠恐民愈窮而斂愈急將至無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此臣所以揆之以時而知其不可採者三也夫聖人之舉事本之以理而乘之以時勢理者事之經也時勢者事之因也理則可時勢則未可不可也理則不可時勢則可不可也而况理與時勢無一可者故臣敢斷以爲不可而知陛下亦必以爲不可也昔漢順帝時桂陽大守文龔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文龔不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

珠以求幸媚封以還之元仁宗時賈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爲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夫二君庸主也而此一事偶爾得之則臣不敢以爲非也陛下聰明睿知仁孝恭儉之主而此一事偶爾行之則臣亦不敢以爲是也或謂臣能言其不可而不知珠之用爲成造王府等妃珠冠等項而取親親恩典終不可廢恐難遽止臣以爲陛下之於諸王寵之以恩禮結之以忠信厚其祿餼而通其情不違其所欲且

使其知陛下不以儀飾而畧恭敬不以綺麗而傷儉素親親之情彌久彌篤又何論一冠之輕重耶况該監題稱庫內尚有餘剩匾小珍珠是猶可以備飾冠之儀亦未遽至缺乏如少俟數年池蚌漸老民困少蘇徐取而用之則陛下親親之義愛民之仁用物之節亦並行而不悖矣臣又思上用偶缺該監請辨擬而行之於例固無不可者而時勢不可則非臣在地方者不能知陛下固難懸斷而不可知也故曰知其不可而不爲陛下言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按瀝肝腸竟持三不可

之說冒昧塵瀆伏願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恩禮而篤宗親敦樸素以遠珍麗省財力以厚黎元乞勅戶部再加查議將採珠一事暫賜報罷則一方之民不覺鼓舞更生而海濱嶺表咸歌堯舜之聖矣

乞裁革珠池市舶內臣疏

林富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題爲應詔陳言廣聖謨以答天戒事臣照得廣東濱海與安南占城等番國相接先年設有內臣一員盤驗進貢方物廉州府合浦縣楊梅青鷺二池雷州府海康縣樂民一池

俱產珍珠設有內臣二員分池看守前項各官或用太監少監監丞初無定銜成化宏治年間樂民珠池所產日少至正德年間官用裁革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留看守臣竊計各官供應之費市舶大監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各五十名而珠池役占不減其數珠池大監額編門子弓兵阜隸等役而市舶所用亦不爲少及查先年番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大監徒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迨番舶既至則多方以攘其利提舉衙門官吏曾不與知萬一啟釁則該管

官員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况历年額編殷實及所占匠役無故納銀以供坐食爲費不貲珠池約計十餘年一採而看守太監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年動以萬計劃萬金之費守二池之珠於十年之後其所得珍珠幾何正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也臣故以爲市舶珠池太監俱不必專設以貽日昃月削之害市舶乞勅巡視海道副使帶管待有番船至澳卽同備倭提舉等官督率各該管官軍嚴加巡邏其有朝貢表文見奉欽依勘合許令停泊者照例盤驗若自來不曾通貢生番如佛郎機者則驅逐之少有疎虞聽臣糾察庶幾事體歸一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歸併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住劄梧州若番舶到時前詣廣東省城或致久妨幾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惹番商因而輒至軍門不無有失大體故臣愚以爲不如命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其珠池乞勅海北道兵備官帶管旣係所管汛地又免編役供需禁命易及民困可蘇若謂珠池乃寶源重地宜委內臣看守誠恐倚勢爲姦專權

生事憲職不得禁詰諸司不敢干預非惟費供億之煩抑且滋攘竊之弊故臣愚以爲不如命海北道兵備官帶管之便也伏望皇上軫念邊方軍民窮困特勅該部從長查處將市舶珠池內臣取回別用其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及占匠役併門阜隸等役盡數裁革仍乞降勅巡視海道及海北道兵備官各行嚴督官兵巡察以待抽盤看守以待採取則省內二員之費不啻齊民數十家之產而地方受惠邊徼獲安矣

新闢學路記

嘉靖二十七年

遂溪縣

杜果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六

遂之學宮自宋始建舊址在縣之西郭三百步地平而濕宋乾道四年遷近縣側地又復狹寶慶元年再遷縣西登俊坊後遂因之與分街無別雖先師有廟先賢有廡及櫺星有門泮水有池明倫有堂學宮有舍學士有廬兩門則臨街後而迫也街則逼署徑而狹也矧市井環邇絃誦之聲晨夕間雜甚非所以隆重仁雅也數百年來無有能改作而恢闢之者歲爲嘉靖乙巳憲副胡公視學顧謂長博白君少博黃君曰學校乃作人之地門路逼塞若是其何以樹聲表儀而使多士興乎盍謀而闢

之二君乃咨議請于當道侍御陳公實可其議少
參汪公憲副劉公實贊其成焉郡守林公躬臨經
畫其地進縣尹王君謂曰此有司事也盍責而成
之二君齊應曰諾于是鬻其前地之民居者而遷
之欲地者易以官地欲價者捐以官俸力則取之
民夫治之旬月而路成橫計三丈有六直計二十
九丈有九路之南樹之以扁曰聖域路之兩旁築
墻高五尺許舊街闢之使廣泮池浚之使深廟貌
深嚴聳然爲一時改觀邑博經君繼至亦贊助以
觀其成因嘆曰是路成則孔奔孟趨君子所履也

帝步王馳小人所視也由此而入者升堂入室之
階也由此而出者行遠升高之助也有功名教豈
小小哉二三子亦曰是役也曠之于數百載之前
成之於數君子之力非偶得也不記諸石何以垂
永因請吳川李子德貞載筆李子旣記其事而言
曰人材之盛衰存乎學校學校之因革存乎建置
建置之臧否存乎人耳苟得其人則創一時之制
成百世之功雖欲不記不可得也苟非其人則受
直怠事徒重來者之嘆耳雖欲記之不可得也是
役也諸公之功居多路不朽諸公之名當與路俱

也何俟于記哉貞聞之荊州久乏科第善風水者
卜以學路之吉者而改之自劉蛻一破天荒人材
彬彬繼起說者蓋以爲學路之應焉知今日之遂
溪不爲他日之荊州乎自因之以有仕也胡公諱
永成號嶺泉安福人陳公諱儲秀號瑞山晉江人
汪公諱大受號西溫婺石人劉公諱仕賢號仰峯
進賢人林公諱恕號必橋長樂人杜君諱泉號昕
山安遠人王君諱溥號蘭塘懷安人白君諱若金
號龍泉蒼梧人黃君諱興惠號王泉興寧人經君
諱彥寅號梅窗全妙人並記于石使後有所考云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八

捍海隄記

嘉靖三十二年

李義壯

雷之爲郡濱海不十里而近郡東洋田頃以萬計
歲若颶風不時挾潮斥鹵損稼郡西有湖諸山之
水咸滙於湖舊漸爲二渠迤邐南出折而東合特
侶諸水以灌東洋備旱爨焉海鹵不入湖泉不出
而後可獲有年之利是故隄防不可以已也數年
以來相承樂歲莫有一爲注視者嘉靖壬子岐陽
羅大夫以度支中郎來知郡事無何而海溢颶作
蕩析東洋田廬者半斯民憧憧赴愬大夫憮然曰
此邦之故吾知之矣今日之政尙有急於此乎乃

率諸令長行海上視決隄與民共約度田會粟聚
口賦庸四境忻如罔不趨赴已乃斬牲饗海神乃
作興事經始于癸丑春二日初吉越秋八月而訖
工完鑿凸凹甃甃嵌石神沛淵歸不訐於素海康
黃君復初輩一日請余再拜使紀其成以紓闔郡
士民喁喁之意余問其長短廣狹之度則對曰當
揀度土功之初我大夫緣號以分域比丈以省工
余縣南渡之北岸由院渡之北至於東洋以抵北
角爲號三十有六爲丈一百萬二千一百五十二
爲插三十有九南岸山苻村至於西洋以抵調排

爲號四十有六爲丈一萬三百四十有四爲插六
十遂溪由大村至余之東洋爲號視余北岸四之
一爲丈三之一爲插六之一其高或牛雉低且尋
直其闊下一丈六尺上殺三之二用人之力海康
二萬四千八百有奇遂溪一萬二千六百有奇此
其大凡也余聞而謂曰此萬世永賴之績也可無
紀乎余嘗讀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坊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利舍水以會瀉水爲法至
備爲利至博而後知隄防之不可以已也有如此
又嘗至蜀之青城觀離堆入閩之莆陽觀蘭陂焉

以究古人用心之勤審然離堆止于鑿導江以避沫水之害而無捍海之勞蘭陂雖兼二者而有之然爲丈僅三十有五而止南北相望一日可盡孰若大夫今日之績上瀦泉水使不得出下遏斤鹵使不得入而爲丈以萬千計其難易巨細緩急輕重爲何如哉雖然事莫患於慮始猶不易於成終古之有志利民者雖不言所利未始不欲久存勿壞以宣惠於無窮而繼者往往自騁私見以墮成績如郡西湖者灌白沙諸田何限乃今假兌佃以肆紛者凡幾可痛也已後之爲郡者使常體大夫

今日之用心而較若畫一雖千萬世永賴可也雷之爲郡豈復有遺利哉大夫精義致用蒞郡未踰年而捍患興利之政殆非一端此特其大者耳余間得大 夫先難後獲之文而誦之涵泳累日然後知防民之有本非徒然者故特記之大夫名某字某閩中人甲辰進士岐陽其別號云

遂溪學名宦鄉賢祠記

萬曆十一年

檢

鄧宗齡

古者良吏有德於民民爲建祠歲時俎豆不絕鄉士夫歿則祭於社所以爲明質也以示勸也遂邑僻在海陬多闕典至名宦鄉賢祠曠然不舉邑令

盧君來牧茲土謁學校低徊者久之曰某待罪下
邑而使先大夫勛伐不彰賢士君子聲稱不著忝
忝湮沒不得比於畏壘之爲庚桑也者何以報之
而規來襁某甚懼焉乃遍謀於博士弟子博士弟
子因舉名宦李綱忠定公等十人鄉賢吳公正卿
等四人以請盧君上其事於當道當道曰祀典愼
重哉非以勞定國勿舉非仁義教化勿舉非聲宏
月旦勿舉盧君因而咨詢長老稽覽郡乘公議鄉
評若出一口乃敢具狀以請於是李忠定公綱
王公淵張公天敘鄭公遂白公若金五人祀名宦

吳公正卿陳公貞豫彭公暝王公吉祀鄉賢當道
可其議檄邑鳩工庀材構地創祠盧君奉令惟謹
時擇地於啟聖公祠前地卑隘盧君捐俸金易地
益之廟宇巋然鼎新乃擇日奉主往盧君率官屬
博士弟子行禮祠下而屬不佞齡記其事夫忠定
公以元勲碩輔流寓嶺表海尻車輜所至何不可
爲俎豆地地固以公重哉王公從事於天昧草創
爲遂邑計長久置衙舍立學宮安集流移已而較
籍定賦課農問桑修築塘陂以廣灌溉民甚利焉
張公天敘以儒術潤色吏治歲時延見庠士媿媿

談說經藝不休又闢諸舍舍之士斌斌向於教化
興於行誼張公之教也鄭公遂以典幕至時海潮
衝決圩堤就圮千頃幾淪龍窟公力任其事走風
濤激浪中督楫木竹石以障鹹潮萬家桑麻無恙
又闢通衢濬水道便民貧者捐俸具牛種佐耕而
巡行阡陌以教稼穡吏民甚愛敬相與咏歌其德
今兒孫相繼膺仕人以爲善報云白公若金者裊
身清肅務以道淑世士子無敢以餽及門貧者推
衣食佐之士樂循循善誘而誦義無已鄉賢吳公
正卿受平湖書院山長歷知南寧事所至見思俸

錢自奉親外悉以周族黨家無羨金元統爲合浦
臨桂令當事文章盡爲風憲陳公貞豫以鄉舉爲
直指持風裁凜凜多匡時畧奏建橫山營堡兩邑
賴之彭公暝司理南安宅心寬恕持衡平反民不
稱冤尋擢留守司寇卽解綬歸里中推陰德云王
公吉以太學生爲温州別駕擢丞柳州恤災捍患
有保障功民祠祀不衰擢延平守歸嗟乎士當日
而敷政尙未厭乎人心平居而操行或不滿於眾
口況其遺思甘棠欣慕媵修於世代綿邈之餘耳
目睹記之外其人良有所當非苟而已也語曰鄙

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豈虛言哉史稱吏治莫盛於漢而當時所立冢奉祀者自文召朱龔數君子外無聞也此于二千石得一切便宜從事位尊而惠易下達鄭公一渺然典幕耳乃克表見享有令名盖誠有足多者遂自先朝以來豈乏科第而王公起家大學所在著聲士亦在所自樹耳余悲世俗拘攣猥以資格相摧阻故特表二公之節以爲世勸云盧君雅有善政乃克舉曠典以闡休光甚盛事也例得並書焉

學宮記

萬曆三十二年

明尚書

王宏誨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二

遂溪據雷上游爲出入孔道學卽在縣治之西司理高公署郡之明年是爲萬曆三十二年春也公過遂溪熟視孔廟圯壞狀低徊良久顧博士弟子員曰夫聖師且無寧宇烏在其有專學也其亟圖之先是遂溪有饋公夫馬例公曰奚爲至我哉麾之近名受之近利于是盡捐之學以爲庀材資而而猶虞不足也又捐羨佐之前後得七十餘金於是起工於三十二年春告成於季秋九月爲正殿若干楹東廡若干楹西廡若干楹啟聖祠若干楹櫺星三大門戶牖聖像諸賢神主若干座斯役也

舉於頽敗之後故其謀難於始而其力倍於創博
士徐君夢熊王君夢陽實奉公命董其事矻矻不
遑寢處用是革故鼎新煥然改觀矣師弟樂睹厥
成不忘所自互相慶曰吾輩獲奉先師之靈托其
宇下庇我文脈光我士風則竹頭木屑莫非公賜
也不可不記於是博士王君夢陽率諸生走問不
佞不佞曰是可記矣遂溪夙有古風故其爲學亦
鑿鑿如古起宋乾道歷數百年其中建立代不乏
人惟公加意學校用心聖賢非流俗可規萬一復
檄諸生親閱之且曰棖題易蠹而戶樞不壞何也

則用不用之故也故常修無敗屋常習無敗學皆
是道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以故遂邑之宮墻益
高遂溪之士子益奮振藻抽思蜚英騰茂可指曰
待也公之所造大矣公名維岳宣城人由癸酉鄉
舉初得今官其承委督工則主簿劉士元也例得
並書

修築特侶闡記

萬曆三十六

張應麟

雷之有東洋萬頃眞沃壤哉所藉灌溉而不患
旱潦者特侶一塘實萬頃田之司命也塘受一
之水值恒雨則溢值恒暘則涸是必時蓄洩乃有

利無害前人於東南卑下隅建立十一閘其利綦深其係綦重所當謹守勿壞乃近塘居民狃一已近利而不顧一方大害聚土易挖暮夜無知水泛則恣意壅塞爲取魚計而不虞其漲而潰也水涸則恣意疏通爲私插計而不虞其澤之竭也高司理始採石砌築第十一閘設立閘板定爲上中下三則以時啟閉而十閘未之及也歲戊申大旱附近居民大逞故智將塘決盡見底通插禾苗一塘秀實萬頃枯槁利在幾家而害遍萬戶殊失開塘建閘之意爲是目擊心傷委彭照磨踏勘查係新

插者丈量之積田六百五十七畝零計抽穀六百五十七石八斗六升值價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五釐今日皆瘠萬頃田利以私取肥者也當還爲萬頃田計長久也採石砌閘如十一閘規模約費可矣于是申詳蒙允仍委彭照磨逐閘估計石塊運石舟車工力飯食板灰鐵鎖各費冊報共銀九十八兩九錢六分照數支給以四月初一日興工值夏秋多雨水不便工作迄今晴工始浚十閘之中逼東第一閘地勢最高內則塘水卽泛溢不及于閘外則荒莽不能疏通無田可受閘居民聯

名呈豁此一閘允名存而實亡疲民力以築無用
宜爲矜惻取結附卷實新砌九閘內第七第八閘
形勢最卑水易衝決加工倍砌取石通融用之第
十一閘之傾圮者併修之附閘塘塹原俱卑薄塹
不固閘將安防通集夫附近取土增卑培薄塹以
草塊植以竹茨最卑濕處加石加椿自第一閘至
十閘長積一千七百六十四丈濶二尺高八尺
總計用人工米飯五百工通計用銀九十八兩九
錢六分存銀六十五兩五錢零五釐貯庫此閘修
砌完固以時啟閉如遇旱潦俱放上中下三則爲

洩先赴府稟明然後發鑰匙啟板放訖繳還近塘
居民敢有惡其妨己暗行毀壞者首發驗實申究
庶幾此塘得此閘而水有常蓄此田藉此塘而澤
有均霑矣其剩存在庫銀兩原斂之于此塘相應
留待此塘修理之用遇修支給仍先請詳以杜其
冒後之守是土者留心此塘爲洋田計可不煩別
取資矣是役也量丈經理督修俱照磨彭商土石
匠呂忠權監督塘長周仰王欽霑利附近居民張
守禮陳登等應並書之以備後來稽考是爲記

邑侯班公去思碑記

明

馮

彬

郡人

士君子臨政親民是惟崇簡樸以持躬勵勤慎以
應務廣仁恕以蓄眾貞廉介以保終四善備則聲
華日流民相與感而慕之有由然矣豈聲音笑貌
之所能致哉遂溪雷支邑也令之賢者不乏人粵
稽郡吏若王公淵之辟土定賦功昭開國陳公義
之廉平自持久任不渝劉公玉之材守兼濟加意
學校此其表著者今則騁逸軌而追先哲有侯焉
侯字德純別號江埜直隸和州人嘉靖己亥由胃
監令遂溪沉毅敦綽高才練識不矯情於邊輻遂
溪承兵殘之後田薄而民瘁且衝路往來給費日

不贍賦急而民益以困侯至殫心綜理因俗成治
爲政簡樸凡供應張辦取給於民者裁省各半且
寬平樂易務在息民訟獄小犯笞而釋之毋急民
以必訟故民賴以安其餘庶務悉裁諸己未嘗假
息於吏胥之手三載間持守益篤門絕苞苴之染
此其大致者也至若瓊崖用兵兩府入境公私旁
午侯處分裕如上下加獎焉邑有謀財殺三命者
莫之能究侯廉得其實一訊而服防囚贓獲於他
邑人咸異之若夫檢人命立釋王鳳之寃勘屯田
軍民咸稱其便加禮學校月給儒生油紙以勵其

勤皆政之卓然者是故民樂其德士仰其誠賢聲
茂著當道咸嘉重之歲癸卯侯考最之京士民扳
轅弗能得相與謀勒石以志公德余觀侯外若和
易內實嚴明才有餘而德益厚宜夫遂民之感慕
深切而久且難忘也昔朱邑令桐鄉民戴之若父
母邑既去曰必葬我於桐鄉夫以子孫之愛不及
桐鄉之民則知實德之入人深矣侯之於遂非猶
邑之桐鄉歟侯太父文貞公任司寇掌邦禁功紀
燹常厥考鈍夫先生隱德弗耀昆友定山先生以
祖學傳華胃淵流克稱世德宜乎侯之治蹟卓卓

可紀如古人也系詞以志之曰鐵耙之鄉有翼厥
疆數吏於茲代亦有良惟我班侯令德允臧來治
茲邑惠澤洋洋寧我士民父母之望繼軌先烈政
績彌光茲也 邁遺蹟甘棠有棠之植勿剪勿傷
愷澤沾濡載茂載蒼思侯之德曷由以忘

科貢題名記

明

許 端

人君任賢圖治必養之於學校選之於科目非學
校無以爲作興之基非科目無以爲進身之階古
昔用人率循是道考諸載籍可見矣洪惟我朝太
祖高皇帝恭膺天命而混一四海太宗文皇帝紹

述洪休而綏靖萬邦列聖相承益隆文教凡囿乎
天覆地載之間者莫不涵濡至化而以遭時自奮
爲慶也遂溪爲雷州之屬邑僻在海隅土地風氣
之異民俗習尚之殊文章政績之士間聞於前茲
幸際文明之運瞻麗日之輝學校之政舉人材之
業充自洪武庚午年迨宣德壬子登桂籍陟顯榮
者繼不乏人邇數年通而暫塞亦理之常也天順
辛未冬十月雷郡推官豐城徐侯清以儒術發身
以廉順守職因督公務至邑首謁先聖廟進諸生
講解畢慨嘆曰聖天子夙夜匪遑求賢輔治爾諸

生皆秀發明敏薰禮讓而服詩書者前哲之繩繩
而後進之泯泯盖激勵之未至感發之未深爾視
列科貢士名氏始書於壁尋易以版歲久漶漫字
不可辨乃謀諸縣佐黔陽楊忠等礪石而紀載焉
仍虛下以待來者俾諸生出入起居仰既往之休
光思承紹之美跡而以策名科第爲榮馳騁遐軌
爲勉誠感人默悟之機也謂余忝教宜記之予思
爲政之首莫重於學校學校之典尤在於獎勵今
徐侯之用心可謂知所先矣諸生能由此而奮厥
志則掇高科膺阜秩以昭義問者不占其孚矣皆

是徐侯有以啟之也既塞而通庸非理之常歟雖然名題於石固久於壁與版矣然尤有久於石者惟在乎立德立名可以垂竹帛而傳不朽是雖堅不逮石而光則踰於石爾諸生毋棄以所學毋規隨而失令譽庶無負於朝廷之作養而徐侯與吾黨之期望亦不虛矣姑記以待

臨雷考試特恩疏

順治十三年

御史 張純熙

爲急收士心以繫四民之望事竊照雷州一郡僻處天末我國家定鼎

皇上右文海隅日出之邦罔不率服無如恢克以來兵荒盜賊疊見頻仍以致詩書灰燼絃誦絕音自王之翰霸據海西五年兩舉賢書未嘗一沾盛典臣到雷下學行禮人人驚嘆爲異舉臣因商諸道府傳檄招徠而深山窮谷無不踴躍趨赴在王之翰所占踞地方亦皆剪髮而來求臣收試臣爲開場如例考試揭案之日歡聲雷動咸云自明末迄今二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一

十年不覩此矣臣面行發落道臣蕭炎加意作養捐備花紅鼓吹迎送事畢陸續告考者不絕皆山海阻絕感慕而來者臣量爲收試附案是舉也先收士心以爲民望乃臣仰體

皇上懷柔遠人曲示招徠之計但名器出自

朝廷臣不敢輕易謹據實題請伏懇

皇上垂念海角士子廿年不沾

王化將臣考過生童恩准收學優等者照例幫補又從來考試以優劣分別六等臣念雷士兵火餘生書籍俱無筆硯久廢僅分別三等後不爲例相應

一併題明部議奏覆

上允之

重建湖光巖書室記

縣知宋國用

雷陽古要荒地秦漢以前文教不通自後版屬羈縻郊遂所不能移者極邊安置幾與崇山三危等地異名同觀無足齒者然遇有安危而道無通塞士君子設身處地視夫利鈍升沉不過浮漚石火何容心焉有宋萊公業隆上下忠定公名蓋天壤咸爲權奸忌憚遂罹遠謫二公方怡然就道登臨詠讀以致彬雅蔚興代不乏人而湖光巖之額永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二

垂不朽豈非地以人靈哉余來牧斯土公餘休沐輒爲籃輿躡蹻覽其奇峰率嶺幽徑難通綠水汪洋清淵不測恍然如見二公心志而讀書古蹟蔓草殘雲心甚恥之幸逢

聖天子巡方臨學崇興文教無論窮谷僻陬凡有先賢書室悉令修葺余隨捐俸卜期構材繕舍雖曰巖自天成亦大資夫人力更欲新創書室三間光前休而啟後學以爲講誦憩息之所時有在事同人鄉士大夫咸爲擎襄眾舉不兼月而落成庶使名山增色曩哲流光將以振興多士領袖後髦斯無負

我

皇上廣勵棧樸之至意也若云祇園乞食玉殿施金尊奉西方聖人此僧家事耳又多乎哉因爲之記

重修東華山寺序

宋國用

金剛非四相而法華則言實相蓋相不可有亦不可無欲識真詮難免俗諦所謂以莊嚴身現實相印也假令雁堂蝸篆金宇蟻封相既不現何況非相遂邑東華山寺建立已久其間大士現送子相準提現諸寶相文昌現功名相而總以觀音堂額名蓋以觀自在慈航渡世能作種種相故無感不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四

應有求必遂耳今登其殿蠹棟虫椽矣入其庭鵲栖豕穴矣且至贖祠惑俗行館減光予雖傷心實切而縣力難從適有緇流漢潤新來住錫請以焚募從事凡屬好施檀信不必捨地布金卽片桷隻瓦隨念具足予曰非須彌芥也與恆河沙功德將無同是爲之序

重修關帝廟序

宋國用

帝之浩氣充天地貫古今或謂荆湘漢郢間獨多香火情迺巡宮行殿遍峙要荒之區非若張昭侯之鍾靈巴蜀馬伏波之震威銅嶺已也予少遊南

郡親炙帝光見其碧宇璇室追溯當日之忠心義
節儼乎若臨未嘗一日置諸懷來今叨承民社目
覩帝廟頽焉自廢豕遊穢積荆榛瓦礫之茫茫然
俎豆無光當不僅都人士之恥也然遂處日南滄
桑屢易捍災禦患者伊誰之力保國衛民者伊誰
之功且自縉紳青衿以至胥士牧童莫不景仰畏
服乃錙金黍米慷慨無聞片瓦隻椽構求不易豈
止當事者之羞哉顧基址湫隘艱於擴大予望同
志者隨願具足踵事而增華之亦曰盡如在其上
如在左右之誠耳予敢好爲說鈐也耶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五

重修城隍廟序

宋國用

予不敏承乏樞土方虞民義未務何暇敬事鬼神
然通幽迪明佑民義不逮者莫城隍若矣夫人深
謀隱事密不能告妻子術可以欺影形矧乎堂簾
隔遠頃刻支離詎能盡爲摘伏而一惕以福善禍
淫之說莫不悸心縮舌奚俟入廟思敬瞻神知畏
哉乃登其堂茂草鬱然馬渤牛溲纍纍然斷垣破
牖穴豕鼠而藏蛇蟻不可勝述迺冀神爲式憑其
誰信之且遂俗亦善事鬼神矣鳴金吹角不惜傾
資以媚鬼獨於正神之廟片瓦寸椽若或吝之恐

非都人士之本願也誠能不靳巨細努力擎襄行
見棟隆宇奐增一邑之赫濯予雖貧吏也敢不捐
俸以從

招撫西海疏

順治十三年

巡按
御史 張純熙

題爲恭報招撫情形仰祈

睿鑒以安一方之生靈事照得臣肇羅事竣西巡七月初
六日抵高州考察卽接雷廉各道協稟報土寇王
之翰雖繳印投誠尙無定局廉州新恢所在風鶴
兼之海寇劉成玉勾黨慘殺人民捉擄男婦且勒
民投順徵糧比餉人心洶洶哭奔臣聞之食不下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六

寢不安遂行高州道府批選鐵騎二十名步兵四
十名臣減去儀從單騎同行入雷州境界三面環
海一望曠莽荒涼之狀臣不能悉也每夜宿卽與
賊鄰時聞炮火之聲又與虎爲伍時聞喊號之聲
又颶風暴雨揭瓦翻屋臣夜坐不寐各兵枕戈披
甲幸於七月十五日始到雷州城中茂草侵天瓦
礫滿地城外新招殘黎皆編草爲窩苟延餘喘觸
目傷心非復人境臣大張告示宣布

皇仁親問疾苦招流亡考生童鈐兵將閱操賑貧賞兵祭
虎王民聞風遠近俱來復業就試不及剃髮者俱

剪髮來奔臣逐一安置俱准考試隨與道協商議
特書遣海康縣署典史郭繼漸協標署把總王應
試親往西海招諭王之翰令其薙髮之翰隨具來
稟臣見其詞意真切悔罪祈憐臣復寫書遣同知
周燦推官趙永祚親入巢寨之翰見臣一片真誠
遂出與二官相見不勝懽欣之翰隨出嚴示曉諭
彼寨士民盡行薙髮隨令彼監紀同知陸問參將
李青朱海辛耀梁元楊騰並齎戶口冊籍隨同知
推官來見臣同道協各官親行筵宴各捐賞袍帽
臣仍將自己袍帽一並給賞各皆感激懽忭臣以

所報戶口恐有遺漏復行駁造今復補造文武官
生童各社男婦戶口共五千四百餘丁口尚有住
居僻遠一時不能盡造者臣以新撫之民自應寬
其稅下令緩徵但彼處里排各願輸糧臣復商議
道府暫行開徵聽其自納不事催科業於八月十
一日徵收銀四百二十餘兩餘俟納以資兵餉惟
之翰自揣衰病不能就仕哀乞老斃巖穴尙未剃
髮但之翰士民旣已歸附亦日來哀訴求臣題請
臣見士民如此傾心思蔡人皆吾人也向不過爲
吳元濟淮西故事耳若不據實題報則士民終不

之翰又生狐疑彼此持疑久則生變勢必
怨興兵玉石俱焚可惜五六千戶口徒膏原野不
有傷天地之和恐亦非我

懷遠綏荒之至意也且兩粵伏莽尙多雲貴未入版
圖遠近聞之多生疑貳伏祈

皇上普如天之仁擴好生之德或暫寬之翰之髮等諸流
放而得五六千戶之民收西海一帶之土地安雷
陽合郡之生靈卽使李定國諸逆聞之咸慕

皇上之寬大解甲投戈稽首來臣未可知也此一役也不
煩勞師動眾糜兵費餉坐使十餘年負固之寇輸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八

心歸誠從此兵戈可息暫見太平皆仰賴我

皇上之威靈兩藩督撫臣之籌畧地方官如雷州道臣蕭
炎苦心調劑加意撫綏協守署副將喬增遷雷州
府知府陸彪身履危疆同心共濟雷州府同知周
燦推官趙永祚不避艱險親入賊巢道標中軍守
備劉曰從協鎮標官喬文煥皆往來招撫素著勞
績臣目親擊俱不敢沒其功之翰前繳偽勅二道
銀印一顆已經撫臣李棲鳳收貯訖臣尙繪有雷
州地圖一幅抄白臣招之翰兩次書稿之翰兩次
回稟並戶口人丁冊籍送內院戶部查照瑣屑不

敢仰瀆

宸覽相應一併題報可異者雷甫就緒靈山又賊陷
知縣徐尙介並縣丞教巡等官一時俱被慘殺
州欽合危如壘卵臣一面飛檄鎮臣栗養志并道
將各官協力夾剿臣仍介馬親馳相機招撫察明
情形另疏馳報外臣謹會同平南王臣尙可喜靖
南王臣耿繼茂巡撫臣李棲鳳合詞具題伏祈
皇上勅部速議具覆將之翰投誠各官陸問等酌議錄用
雷屬各官分別紀敘臣仍行道協諭之翰令其薙
髮庶已歸者感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九

恩思奮未歸者亦聞風向化矣謹題請

旨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旨兵部議奏欽此欽遵臣等看得王之翰帶領人眾向化
投誠宜行議敘但王之翰尙未薙髮應行該督撫
按諭令薙髮具奏到日再議敘錄賞賚參將李青
朱海辛耀梁元楊騰隨來投見造送歸順戶口甚
多俱應照原銜給以參將劄付交與全俸隨標效
用俟立功另議男婦戶口共五千四百餘丁應令
該督撫按酌量安插其調征參將喬增遷中軍守
備劉日從不避艱險往來招撫相應紀錄以示鼓

勵其喬文煥王應試查委冊無名例不准敘應行
該督撫酌量獎賞可也等因順治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是依議行又奉吏部議得土寇王之翰投誠無定以致

廉屬一帶所 今 張 騎親入雷

能使渠 意撫綏

雷州府 不避

艱 示鼓

勵 偽監 與敘

藩該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

撫按在於所屬地方 相應 可也等

因順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旨依議

遂溪學宮記

順治十七年

海北南
道參議

鉞

歐陽子有言人才盛衰視乎學之興廢學也者所
以興禮義美教化俾邑之俊秀納於聖賢矩矱之
中而長欲造就焉誠不可一日廢也擊雷於天下
為極南遂溪為屬邑雖僻在裔境而漸被日久聲
名文物幾埒中土自邇者數年以來運逢鼎革
苻乘間竊發蹂躪最甚詩書之氣或幾乎熄歲

戊戌

天子誕敷文德已十有五年聲教始通雷士始得觀光上國而邑人洪君垂萬遂以尙書雋于是雷陽多士咸蒸蒸慕興矣時余適奉

璽書參藩茲土行及高涼則學使者方歲校雷士諸生數人趨謁道左短衣芒屨菜色堪憐余覩之而嘆有是哉蛇豕載塗鳳麟失色使我弟子員一至此極也然饑寒之不恤猶能摻踰糜招帖以從事又足喜已及驅車過遂則滿城瓦礫遍野蒿萊問泮水一宮鞠爲茂草久矣余齊年馬君爲邑令以修復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一

爲己任而謀之于余余曰是余之志也夫雖然難何難也鳩工庀材財俱太傷民恨太勞也且今者門有羅雀遂之吏則然家無斗筲遂之士則然寇盜縱橫或執戈在野輪蹄絡繹或負擔在途遂之民則又有然誰其任是旣而思之自馬君下車來流亡以集疾苦以除邑弟子之登琴堂而問業者日益眾乃觀瞻之無地講習之無資其何以慰此都人士之望以仰副

聖天子豈弟作人之意哉則斯舉也時雖詘又烏可以已爰爲之進諸薦紳先生而告之曰斯地也非子之

所幼學於斯壯行於斯者乎進諸子衿而告之曰
斯地也非子之所敬業於斯樂羣於斯者乎進諸
父老子弟而告之曰斯地也非子之所齒讓於斯
觀摩於斯者乎其各視乃心視乃力經始有期落
成可望他日者將見人才輩出爲邦家之光爲閭
里之榮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詩有之翩彼飛鶚
集於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今遂之人其猶有
鳩形而鷹目者乎余將於斯學之成有厚望焉

湖光巖山水記

順治十八年

邑人 洪泮洙

邑東南六十里地勢自湖母嶺盤旋而南石峰兀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二

突巖壑蔭翳中有湖宏淵莫測字曰湖光巖舊爲
甯托二村隋開皇間陷爲湖湖卽二氏遺址初名
陷湖宋靖康有僧琮師居焉建炎三年李忠定公
綱來雷至止其地手題湖光巖三大字勒之於石
湖光巖以是得名巖南數里許跨海隋時鐵把縣
是也東瞰滄濤西北鞏縣輿爲遂稱第一山奇壁
干霄巖扃齠邃大士莊巖羅漢布列修竹茂松時
與湖光相掩映洵勝槩也等而上之屢屨幽深非
扳樹援梯未易到其境地如來妙相如在天際然
奇巧不煩造作者左旋石室連綿有巖名 七間

仄徑雲封道僅通鳥從水滸灣環而入魚躍鳥喧
個中別有天地避亂者時依之右旋舊有白衣菴
趾宋邑人紀應炎讀書處後人相沿率館於此咿
唔之聲與風木泉聲並之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
藏仙壑春風不知未許俗人問也吾家去巖三十
餘里時逐隊往還朝則行暮則止乘興而遊力倦
而歸其間曲徑奧室未能周歷順治辛丑秋之重
陽夕揖諸英少同遊惠而得朋欣然再宿山水佳
趣飽之以歸自知與物無忤與世無競翛然出塵
之致真與王摩詰之輞川柳州之鈇鋤杜甫之浣

溪元結之浯水並足千古因嘆曰斯誠天造地設
之不可易也登高送遠使人神飛方丈之石室如
在謫仙之翰墨猶存李公旣海內盛名上人亦以
此增價若夫俯仰高深憑弔今昔寄懷於千百歲
之下者則蘆山主人洪泮洙也是爲記

遊西湖記

康熙八年

邑人 洪泮洙

雷地平行無崇岡峻阜長川巨池供人遊覽東西
數十里外皆大海深叢魚龍虎豹出沒之藪人跡
罕至徼外風月造化私之人不得而與郡城地勢
自北迤邐而來城西里許有湖曰西湖湖心有亭

迹禪者往往依之地近夫喧機藏於寂何必深山
絕谷始稱幽勝士君子寄懷自有在也余郡人世
居遂之蘆山出宰新安康熙己酉秋道歸卜寓城
西南隅之占樓巷卽蘇穎濱先生伯仲讀書處與
湖水相望西湖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孤亭如
注蘇寇之祠峙其左清渠修竹翠苹碧蓮遙相映
於孤舟流水之曲高人達士時至止焉宋郡守陳
公大震表八亭以紀其勝明大守王公秉良林公
恕少參張公岳翁公溥相繼潤色增所未備自是
詩篇贈答溢於緇帙湖之崢嶸倍之居方暇友人

邀相往還嘗欲因亭引望以舒遠懷散步周林翻
飛自怡俯仰爲得斯亦吾儕樂事可幸而同也訪
疇昔盛槩渺不可卽從旁趣者嗟嘆久之或詬誶
之何今之不古若耶昔狄梁公有云功不使鬼必
在役人物不天生終須地出烏用此爲哉且淑女
嬌姿不專藉夫脂粉丈夫倜儻初無待於假飾人
且如此何況山水相與徘徊瞻視白雲在天清泉
匝地亭榭雖非山河猶是旣無豔於今何必驚夫
昔欣然同來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士
大夫遊賞於此未必非撥冗卸囂之一日今天下

之人正苦大熱誰似此亭蔭而庥之賢人君子爲
蒼生之庥蔭不當如是耶諸公盛芻從左右戒途
終歲偶一憩息其於性天之樂吾不得而窺其涯
際矣因以紀其勝云

平寇功蹟序

順治十三年

彭 鈺

歲甲午寇陷廣以南自梧江之表達於海時栗侯
以副將從靖南王耿大將軍首建大功克清南服
天子詔嘉之卽晉侯總兵督三郡軍事東撫西剿日南交
趾罔不東膺受版侯之功可謂雄偉非常矣旣而
侯以譖言解兵柄而雷寇鄭昌復作盖雷之西濱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五

大海與廉相絡繹大山叢菁綿亘數百里故雷盜
王鑑窟其中最稱難制我師弓馬旣非便入輒不
能再宿是以賊狎爲得計而莫之如何鄭昌旣殺
鑑有其眾益嘯聚石城吳川之奸宄不逞者爲逆
四出劫掠盡驅子女而牯之取贖火及近郊於是
石城與遂溪被禍獨慘侯旣被命督師曰是宜以
計取之度賊之所恃者山而我之所艱者餉法宜
因糧爲久住之計則我眾可以飽騰而檄諸舟師
環其外戶庶可以痛斷根株因聲言師期而故稽
不至賊退守柵寨久之益懈侯預得導者言乃以

一晝夜馳從海道中入其柵賊倉皇出不意遂斬
昌據其窟穴盡刈盜穀以餉軍賊之保聚者無食
乃皆出降凡安撫男婦千有奇而別議其梟黠奸
宄者悉斬諸市諸渠魁之湊集者盡殲焉是役也
誅不濫而奸不縱使歷年逋誅之寇蕩掃無餘微
特二邑之民賴以甦而諸屬皆悚息帖服耕有其
畝處有其廬骨肉復完婦子相保其誰非拜侯之
賜者乎冬十月爲侯懸弧辰二邑紳士父老各謀
所以祝侯者余聞之壽國以功壽身以德今侯之
功在國家德在生民壽有大於此者乎夫侯以汗

血百戰之功遭鑠金之言幾不白微

聖天子浩蕩之恩不及此管敬仲有云願君無忘射鈎臣
無忘車中余今亦欲侯無忘向者之釁以益懋其
懼思而謙大其令譽則自壽壽國雲臺麟閣之上
必有爲侯記之者余言不文何足以揄揚侯之萬
一哉侯名養志榆林人

屯戍事實記

康熙

遂溪城守
武進士

吳錫綬

海汛墩堠屯兵戍守其來久矣然防兵集於更調
之弊而守望漸成羸弱之形者其故何歟良由原
設營房兵燹殆盡復造艱於木瓦權覆以茅焉第

官作之成多於聊且縱無風雨亦將頽壞况當海隅日出之鄉颶颺時而撓之戍卒去或爨之是以新戍之兵餐宿風露恒多病情往往查詢則藉口風潮逮關移修葺而一季已終兵又將告替矣此羸弱之所由來也子蒞遂之日目擊心傷深救其弊而立法以振起之乃集眾而約之曰季終換調所以均勞逸而固邊圉也法制綦善何法久弊生羸弱成風幾至不可挽哉揆厥所由爾等之情羸罷病者皆由邊海風雨寒暑不時且閒則思食食則思睡破房不克蔽身飽睡復能致疾之故耳營

房之所以不能完固者皆由更調之煩爾等以爲我去彼來三月之暫何心修理未免以汛房爲傳舍視己身作過客任其倒壞膜不相關之故耳蓋以更調速而致不顧營房以不葺營房而致成羸病自今伊始爾等各挈眷守汛季終不必調換可無思家離汛之譴矣汛房隙地任爾等屯墾可無閒睡致病之由矣所住汛房時日旣久修葺自繁可無不蔽風雨之憂矣勤有賞惰有罰眾皆唯唯行之二年而屯守有兼資之粟兵戍得婦子之慶防汛久而地利諳營房整而邊疆固噫屯兵戍守

一轉移間而更調不煩上下胥安覺向習於弊而今收其效矣向苦於贏而今且知方矣其後應爲何如哉爰樂其有成而誌之如此

堤岸序

邑人 洪泮洙

雷古合州地東西南距海北跨高涼郡城建置海濱南去擎雷渡十里許東望大海洋田環遶其間颶風歲作鹹水逆流田廬奄沒區區郡城如孤注焉長堤之設一以捍洋田二以衛民居誠有關於郡治之大匪細故也漢唐以上世遠湮無從稽考粵自宋紹興間經界司委簿築堤乾道五年郡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八

守戴之邵復加建置高廣倍前明洪武四年同知余麒孫以海康分爲南北二岸北岸起自白院渡止於河南村南岸起自擎雷渡南止於那涌港遂溪岸起自第三都村止於通明港口進德村形勢延袤經濟周詳班班可紀成化間郡守黃瑜魏瀚正德間郡守王秉良嘉靖間郡守易綦羅一鸞隆慶萬厯間郡守唐汝迪林廷陞推官歐陽保先後繼起協力修築

國朝康熙三年颶風大作鹹流湧漲東洋萬頃悉沒波濤郡守吳盛藻重修捍衛櫛沐之苦無疆之惠

載諸前誌者赫赫若前日事也越今歲在二十三年石龍震怒海若憑陵禾稼之區蕩爲巨浸沿海之眾顆粒無收守斯土者焦心蒿目非不厪念民瘼設法以禦捍之起倉庫之殷紅而錢幣不支驅閭閻以畚築而民力易匱其爲害可勝言哉郡人陳子瓚生斯長斯念切梓誼憂深國恤集城社父老及附海居民商確計議聞諸上憲咸加俞允按原志所載築堤丈量步數北岸長九千七百五十四丈高一丈四尺濶八尺南岸長八千七百二十四丈高濶如前遂溪岸長四千五百二十丈高一丈三尺基址濶一丈六尺面六尺力煩費鉅非旦夕手足之勞可以告成使及今不修堤崩閘潰鹹潮溢入汎濫無際萬頃沃壤悉屬斥鹵前諸君子殷憂周繆樹鴻猷於天壤者豈至今而淪喪乎興廢舉墜寔後人責也余誼屬同室有心無力傷狂瀾之旣倒悼大廈之難支謹瀝纓冠之誠不避乞鄰之誚敢告當事名卿大夫廣施仁政軫念民依協力贊成毋曰濱海之地難比中土要荒之服無與神畿遂膜外視之庶不負陳子一段婆心也

重修遂溪學宮記

康熙二十三年

知縣

宋國用

粵東距文教雖遠而名公鉅儒代不乏人雷處天末其間鄧甘蔚起不讓中土是知賢豪不擇地生也然而發祥之基必自釁序始遂邑地高而風烈氣燥土疏卽有隆棟堅牖或被颶發或受鬱蒸非傾則腐耳我

世祖十有七年前令馬公奮然修葺殿廡儀戟等處丹雘塗茨煥新耳目不旋踵而萑苻告警蹂躪遍郊學宮鞠爲茂草矣癸亥孟秋予來蒞茲土首謁

文廟見其宮牆瓦礫慨然欲與更始而適狃於時艱暫爲中止甲子冬請命於監司程公刺史沈公郡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

司馬竇公僉曰今

天子崇尚文教登闕里舉釋奠書額設官爲古今所不一觀且

念及外省遐壤勵修澤宮懸紀勲增秩之令以爲諸百司勸吾輩身膺

聖訓聽其頽焉自廢其耻已甚於是交相勸勉倡爲捐輸命予鳩工庀材擇人督理予不敢辭然力綿未逮諸如鱸堂宿儒尉巡屬員以暨紳士莫不相助以從而棟梁埏埴邑無出產不得不借資於他山別土倍費無貲遂經始于是歲季冬落成於乙丑夏

季朔日若儀戟門若櫺星門仍舊貫而重葺者也
若

啟聖祠兩廡若名宦鄉賢祠若齋舍聿爲新剏者也
非上臺之倡率同志之贊襄其孰能與于斯至區
畫位置踵事增華予雖有微勞亦復何有焉詎意
成功甫奏封姨作崇從前之工程幾同蔓草不憚
卒瘞不惜罄囊期無負各上臺暨同事之夙志幸
在今歲臘月告竣是役也無縻公帑無傷民財假
令非吾

夫子默祐斯邑將欲振起人才爲邦國光烏克迅速若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一

是哉予喜而爲之記

重修堤岸序

郡人 陳 瓚

築修堤岸雷郡一大政也按諸往牒工役則通派
三縣需費則起科丁糧皆當事公祖父母存救災
恤患之心出投艱任大之力澤及桑麻芳流俎豆
有自來矣彼一介之士懦人而肩茲重舉乎點金
乏術一木難支寸土無階百呼莫應嗚呼難矣然
難則難矣抑有萬不得已者焉千里長堤爲萬頃
洋田而設民非田不生田非岸不獲乃岸之失修
也歲壞一歲致田之被浸也年甚一年田浸則田

荒而民不能逃乎田之稅岸壞必修岸而歲亦僅存乎修之名桑田胥成斥鹵膏脂棄作汙萊輟耕太息失業者已遍南北二溪洊至飢荒最甚者猶在東洋一帶追數已往自甲子以至戊辰近指目前自去秋以至今夏家家懸罄處處石田村落邱墟人愁菜色竊嘆光天化日之下何遽有此失所之民均屬戴髮含齒之倫誰能已於拊心之痛事同救災拯溺雖行道之人不肯袖手旁觀患切剝床及膚極險陷之遭奚嫌大聲疾籲殫所以妄不自度而募捐爲修築也學儒者之學行浮屠之行

蓋以石田遍野非僅同一佛殿之荒涼餓殍載道非僅同一佛象之敗落聽街頭木魚數聲忽喜讀如來寶藏領前世因果一語忽能增梵宇輝煌豈有人在井中獨忍坐而不救所望仁人君子念同室之鬪思猶己之飢各解囊金助興工費勿謂負山慚蚊力土壤原能成泰岱之高縱云行潦但細流朝宗猶及歸河海之大恭惟當事之公祖父母國計關情民生念切一見吾儕之趨事赴功諒必發心以修廢舉墜西門豹不爲河伯娶婦功德千秋召信臣特爲南陽溉田謳歌奕襮倘得築堤之

功告成則依然一龍煙繞之舊自爾大田之咏多
稼仍兆萬頃雲連之祥孰謂時和年豐閭閻之慶
非卽邦家之福也乎若岸之丈量度數俱詳洪先
輩序殯謹書

上劉府尊書

郡人 陳 瓚

某頓首恭惟大公祖以黃鍾之月下車黃鍾位子
天開於子雷民久處闇室忽覩天開此其兆矣某
向在都門一見儀度俊偉神采煥發心識爲大有
爲人卽又私自疑謂有過人之才而德或不足則
才未爲珍及得讀先大封君鄉賢錄暨先大中丞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二

宦績始知其家世累仁於是爲雷民輒然喜旋雷
曰卽述知與雷之士紳耆老無不翹首企足望龍
光之早賁蓋自某六月入里門后至十一月皆雷
人士引領候也我公按部至雷人士瞻望咨嗟果
以某言爲不謬月餘間德政卽未遽施發而仁言
仁聲業已歡騰載路卽考校一事備極慎重周詳
公門桃李早得回春非治理之首加意於作人者
乎更聞內城突被火災我公躬自拜禱此卽公家
宏農守反風滅火遺事適與之合安知非城中腥
穢漸染天特假回祿先驅爲我公新政頒布地耶

漢人有言曰鄰人失火屋比連燒不足憂也民傷水旱萬餘家此爲莫大之患旨哉斯言故某亦以爲雷民之災於火者十之一而災於水者不啻千百戶也雷民之災於火者幸得我公見之卽恤之而災於水者在荒郊曠野尙未得我公見之而恤之也某生長斯土不但得之親見身與其患者屢矣夫人惟患之切於身者言之始淒慘痛楚亦復曲折詳悉第不遇仁心爲質之君子雖極力呼號而彼且若罔聞茲則有視民如傷若我公者而猶不大聲疾呼是何異乎束手繫頸以待其斃也

凡守土必訪風景雷陽志有八景東郊獨占其三
一曰東海波恬卽寇萊公詩到海只十里者也今
憑東城譙樓一眺猶見瀾翻濤壯似爲郡城郊波
臣焉一曰萬頃雲連卽郭之外海之上一望寥廓
耕民環村如暮布如屏風頗有雨中春樹之趣一
曰一龍煙繞卽在迎春亭之傍爲明季二千石牛
公培築風水遺蹟某生也晚方總角授書時猶見
鄉長老所稱述云吾雷左臂單寒人文零落不振
自牛公築土龍一帶高聳秀拔雲樹陰翳雷之科
名於是蟬聯騰躍一科有至十餘人者此一龍之

庇也今則龍閭然無色雖樵夫牧豎皆得易而狎之矣萬頃與東海有唇齒相依之勢海波不揚則萬頃有秋萬一鮫宮作浪沿海居民皆其魚矣何有於室廬何有於田畝昔人所以憂深慮遠爲萬頃大作補救沿海而爲之岸意不欲乞靈於海而明明與海爲敵故志曰波恬外之也曰雲連志喜也數年來則不但一龍無色萬頃皆斥鹵矣海若且不安其所歲洶洶有與民爭地之勢矣則何以故皆沿海之岸歲陷一歲頽崩竭底之所致也按圩岸之設於海康界者分南北二堤南堤以千字

文爲號北堤以二十八宿爲號每一字號有百餘丈者有二三百丈者郡志可考圩岸之設於遂溪界者以十千爲號每一字號丈數亦將無同合十千二十八宿及千字文之岸周圍環抱二縣地方有數社之廣當日創始固爲極難卽在今日聞得修岸之名亦驚駭爲不易不知舊所設岸在今日非全然壞也所云修岸亦非必合此十千二十八宿千字文之岸一一修之也岸有直有橫橫岸爲水之衝易於崩壞直岸順水歲久尙巋然無恙今所云修岸惟是補築橫岸而已橫岸之在東洋爲

萬頃護衛者有柳星張翼軫五字五字合計有千餘丈此五字中翼軫二字不過壞十分之一獨柳星張三字共有七百餘丈頗費工力但此七百餘丈不爲補築風潮一起萬頃無收如去歲之夏海水尙未三尺已浸遍東西二洋小民有種下而無穀收行道之人皆心惻矣若某豈第桑梓關痛實亦有室家深憂家下十餘口別無生活全仰口於數畝之田忽被鹹潮淹盡家乏斗筲何能度歲夫今不爲築岸來歲患復如斯而此一方子遺奚以保也卽寒士一家亦奚能久處斯土也因是航海

南渡見道臺迫切陳之蓋不及待我公來爾荷道臺憐念殘黎遽發捐金且送到公堂上東洋一帶不啻骨起而肉生矣劉父母年裡踏勘曾向某備述我公一番舉行至意某更與一方居民踴躍喜其更生有日蓋道臺遙隔一水尙有鞭長不及之嘆而我公輦轂施仁自可朝發而夕至也又聞之興工役以食饑民最是古人賑濟良法今沿岸饑民東奔西走餬口不給倘得現錢雇役不上一月數百餘丈之岸立可竣工某以一介書生爲無可如何之計學浮屠家數募錢雇役修築曾於去歲

九月間發張字岸二百餘丈雇役修築議定每岸一丈工錢二千文或一千五百文甫一月而雇錢尙未完給而二百餘丈之岸已築高四五尺矣但募錢有限卽更有領岸之人亦不敢發散若我公大作民主興此大役要不外以民錢築民岸何者海康縣一十九社除大埔一社災傷尙有十八社答應公務各社地方有十分者有七八分者有三四分者每分一月有繳櫃錢四千文合地方分數幾滿百餘輸錢每月不下千餘今之日公務亦約畧可計諒未盡得用此項之錢肯於其中撥出一

社之錢或一年或兩年則圩岸立成邱阜矣卽海康而遂溪從可知矣某卽欲摳衣上陳情由兼逢春正早宜趨賀緣家僕一二散盡投刺尙且無人不得不裹足耳伏念自古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我公下車試以此一事爲德政之首務切實舉行俾東洋萬頃得樂豐登卽全雷之民氣皆饒樂禮義以興風俗以成胥權輿此一方矣將來碑銘萬襮俎豆千秋自是父老必至之情某雖不文尙願裹糧以求當世之名公大人鴻文鉅筆敘述我公功德之一二以垂不朽豈不休哉昔雷司理歐

陽公創建文塔爲雷人士造福雷理局百年無超
遷者歐陽公竟得擢去嘗嘆曰予不負雷雷不負
予由斯以觀功德在民又有天道存其間矣我公
愛民之心發於至誠卽不有意於此但在某下士
區區之見爲萬家赤子請命於公祝願於公者則
不能不出此也惟垂照之幸甚

重修明倫堂記

雍正五年

遂溪縣
知縣

史隨

學宮之明倫堂所以養人才敷教化非若可有可
無者遂地濱海颶風時作此堂成毀迭更甲辰秋
余承乏茲土謁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八

先師後厯睇堂廡蕩然無復存者見數椽暴露心甚歎
然及詢之紳士始知前令劉君諱官冕毅然經始
會捐館是役中寢予維

聖天子在上振興學校垂意作人菁莪棫樸之化薄海覃
敷鼓篋造士之地奚忍委之藜蕪雖公計銀兩辦
料畧有成議然董率經營寔守令責也爰捐俸爲
倡同城僚屬愈踴躍樂助遂延邑之孝廉文學矢
公督理若棟宇之構櫨節稅若垣墉之迺暨迺塗
漸次修舉今秋厥工告竣前日之墮垣敗址忽而
美奐美輪彼都人士登斯堂也瞻榱桷之有舄歌

泮水之樂思其爭自濯磨可知將見沐浴雅化人
文雲蔚仰副

國家培養至意不負生平所學實闕宮鐘鼓涵濡樂
育美哉始基之矣則此堂也豈特鳥革翬飛博一
時之宏觀已哉是爲記

湖光巖記

乾隆元年

知縣

鄒 雙

雷之遂溪東南七十里有山綿亘而峯起迤邐陟
其巔峭壁懸崖之下停淵一泓灣環約廣百頃天
光潭影上下相映稍進數武鑿山爲徑石磴俯疊
寬僅尺餘遊者必躡足而行方抵巖畔漁郎洞口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九

尚恍幽奧不自知其引人入勝也綠陰路曲雜花
生樹野鳥驚人山阻水而似止水迎山而欲前士
耆因營建蕭寺奇穴虛中巨石峙外藤蘿蔓裊修
竹參差秋清春麗懸垂條拖麓面盡是晴瀾蕩漾
無浴日吞星而遶磴遍閱亦滿目島嶼潏洄邱壑
旣闢幾何不足以供騷人逸士孤臣遷客之棲息
哉但地初以湖陽巖稱久而隱焉無定名維李公
諱綱至始合湖與巖以名斯地當公之相未幾而
謫貶於雷也以正見嫉以忠招謗一身係社稷之
安危臣民敵國尊仰之乃獨不容於近君之羣小

竟爾遠竄萬里絕之無異窮奇僉王之志則得矣
廟堂之算則非也然李公之遨遊斯湖斯巖也謂
果欲侔侶煙霞長爲風花月露主人耶公顧以紫
宸魏闕旣無以鑒此忠獻精誠之心意遂於窮谷
深山聊一舒其憂屈鬱勃之氣公聞被放灑然來
臨題其額曰湖光巖而地以人顯矣釋有名琮師
者頗能識善類同好惡傾蓋見公卽心悅而訂契
且於公之反里不憚間關跋涉託訪天台以往從
嗟乎秉彜好德之良寧以道不相謀卽異哉薰蕕
不同處邪正不並立山林廊廟無兩境緇流儒士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

無岐觀也乾隆乙卯冬月奉

命調茲邑途次歷金陵登虎邱遊西湖凡江浙名勝之
區頻愜於素志孰意海角天南湖光照巖四山環
水水復遶山嵐村覆人清溪兩岸堪擬金陵虎邱
之片景西子湖光之一面也耶予固喜斯巖之得
斯名且深慶斯名之得以公傳也是爲記

遂溪學宮記

乾隆二十八年

學使

翁方綱

方綱甲申秋來視粵士學其冬試雷州取道於遂
溪維時官僚師儒咸有事修學蓋自乾道迨明洪
武學屢建屢遷中有屢圯

熙二十三年知縣宋國用重修而棖桷宋窟

磚積濕積朽欹缺匪一日故竣事不易今

憶倏已七年而方綱三按試於茲矣數年來官吏紳士營度勤劬之實方綱蓋尤切睹之今自海上復取道而歸也時維夏初靈雨旣零郭西稻數百頃水光如畫樹陰翳路麥風吹衣入郭不數武則新桷聿成摳衣升階縣尹朱居導指序舍樸斲丹艧周規折矩無斧斤之響有絃誦之聲諸生列堂下次第陳豆籩鐘聲稽問學之方叩興行之本門以外邨孺牧豎若眙而喜盍歸而教試厥弟子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一

用孝養厥父母視此學也庶日新是圖故化民成俗必有學乎朱君曰願有記蓋旋役至廣州乃克書於石

新建遂良書院記

乾隆四十六年

遂溪縣

范孝曾

遂溪之有書院由來舊矣余自丁酉冬蒞茲土他務未遑卽以書院爲兢兢問其名曰遂良詢其處則曰行臺卽書院也夫作人以書院爲重書院以清靜爲宜似行臺布置絕不類書院規模況四面临居錯雜縱有潛心讀書者其如誼譁不絕何余因擇一清靜之所權作書院爲延師掌教於文昌

閣戊戌己亥業經二載然亦非永久之計也己亥之冬十月既望會合邑紳士捐造文塔於城之南乃顧紳士而言曰修塔誠美舉也未知城中有地可建書院否對曰北門內尙留官地一所余遂同紳士而往觀其形勝恍有山谷氣象余曰天然佳景宜建書院在此但功多費少奈何僉曰祇期書院得地雖千金亦易得也余聞之卽囑署捐俸百金以爲倡各紳士沿鄉勸題不數日果幾乎得千金矣爰是選人董理諏吉興工數月間規模略就余喜甚卽請山長講學於斯迄今工竣落成矣其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一

軒廠可以開人之心胸其幽雅可以滌人之渣滓右則城隍廟遂邑保障也暮鼓晨鐘可爲儒生警覺左則御史祠遂邑鄉賢也霜威冰鑑可爲後學典型至於池塘倒影澄澈如許卽想活水源頭因之而悟道也亦可余公暇日會山長集諸生談經論文致足樂也異日者人文蔚起名魁天下此則余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遂溪學宮記

嘉慶四年

郡人

陳昌齊

聞之昔人云天地之氣自北而南故雍冀兗豫青之聲名文物盛於三代以前而大江以南盛

於漢唐之後廣在大江之南又南吾雷又在廣之南文軫之被次第相及其勢然也遂溪爲雷屬邑之西有鬯宮肇自有宋

先聖先師於焉瞻禮多士鼓篋其中用能奮翼風雲依光日月遲久之而後彬彬焉我

大清定鼎以來

懿綱醴化重洽累熙聲教之敷訖於無極迺以乾隆二十八年踵舊址而新之蓋文治蒸蒸日上而神講學之所規模亦自此宏遠矣閱三十有二歲在旃蒙單闕合邑紳士思益振士風以副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三

聖天子壽考作人至意因念廟南餘地頗迫岐之祠亦位置未協爰勤輪將諏吉日樹表地展圖鳩工庀事北移十餘丈而重構櫺星門門東西有齋宿所次爲泮池爲有兩廡廡之前爲儀門其最北則崇聖之乎在祠之東爲文昌閣爲明倫堂祠之西爲齋爲節孝齋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乙卯落成慶己未廟舊坐癸向丁兼子午後改兼丑未舊兼子午事旣竣邑人士爰具始末寄余俾記余嘗概觀郡邑凡氏之宮類多華而侈而我

聖人之居或儉且陋其甚者或任其傾圮蕪穢而不之治聞遂之風不可以興起乎願多士鼓篋於中者愈爭自濯磨用仰答我

列聖懿綱醴化聲教之敷自此彬彬然而蒸蒸然者方日進而未已而後信余所引天地之氣自北而南良非虛語也

文昌閣科舉資田租記

嘉慶十四年

知縣 章廷樺

遂溪文昌閣原有邑紳士捐置下橋之田載租二百九十八石永爲通邑科舉之資其田舊交縣學管理積久弊滋余蒞任之五年歲丁卯科舉諸生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四

呈明藩憲乞歸紳士管理蒙批府憲妥議詳奪憲詳准札飭遵照余奉憲札驗明界至交還紳士管理紳士以事宜請質於余余以爲通邑之田責於一二人久必有弊欲其無弊莫若于每科學院試畢將歲科新進文生擇取人品端方身家殷實者三人管理每三年而一代如此則掌管輪選無容擅據也積而卽洩無容自壅也且時日未久人事未遷亦無容侵吞也眾紳以余言爲善己已試畢舉三人以覆于余余甚喜之因進眾紳而勉之曰昔人云適十里者三日聚糧遂距省會計程

幾二千里苟非家有贏餘未易束裝就道今循余所言而行有舉無廢將田所出以助行囊賓興之年人人踴躍行看遂邑科名日顯日盛洵美舉也豈但收此田之實利而已哉爰記其由令刻之石并刻其田之形圖于背用垂久遠云

重建蕭公祠碑記

教諭 張子京

縣南里許一溪環繞往來通衢必經而渡宋嘉定間知軍事徐公建石橋跨溪上所謂傍塘橋者也橋之南岸十級而上蕭公廟邈迤數里自南而來盤鬱磅礴皆負巨石如羊如馬之羣奔如熊如羆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五

之蹲踞臨溪則窪然而展矚然而伏又如蠓之赴壑而揚其螯也林石森竦陽開陰閉恍惚神靈舊有傍塘舖先是宋乾道間琮莞使蕭公秩滿寓此舉家無疾而歿遂葬此山之麓不知此山之靈有待于蕭公之來歟抑公心契此山而樂爲神于此歟鄉人因其累著靈顯建廟祀之置祀田是有功于庇民祀典所重者也自萬曆十二年知縣歐陽公重建迄今又幾二百年棟宇朽壞神之所漏下濕今城都進士鍾山文侯來署斯邑見惻遂捐俸勸紳士助成建而新之舊廟

而北與縣城相對峙順形勢也廟設兩進正座則
蕭公及夫人之像從舊制中列兩廊古木交蔭幽
靜雅潔則爲文侯甘棠之憩時與父老問民之苦
或偕髦俊子弟講學論文之所廟之勝無市廛之
囂有遊觀之樂北望則沃壤連阡水田白鳥漠漠
飛去高涼石城諸山隱見雲際西望則橫山青
諸水數十里曲折入懷東望則浮圖高映環山蒼
翠石門海潮與風聲相瀕洄洵斯地之曠覽也鳩
工自孟春越三月而落成文侯遂邀諸文士賦詩
飲酒臨卽吳春觚先生成七律四章志其景因命

遂溪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六

京記其顛末俾後之繼起而保護斯廟者有所攷
而各官諸紳士之與其事者皆備書之云

重建傍塘廟詩

吳

江

四川人

相公祠宇在傍塘一點靈犀蔭此方百代衣冠傳
莞使全家鷄犬入仙鄉雲烟繚繞空遺蹟風雨飄
飄已就荒今日幸逢賢邑宰重新廟貌作甘棠
對郭堂成樂士民携樽載酒集遊人數聲鐘磬鳴
山麓一簇旌旗映水濱眼界放開天地濶詩情觸
處畫圖新饒他羣季皆豪俊吟遍雷陽萬戶春

尚有二首在
石碑未入此

